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3692
28 August 1996

CHINESE

第三六九二次会议逐字记录

1996年8月28日星期三,上午10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艾特尔先生

成员国: 博茨瓦纳

智利

中国

埃及

法国

几内亚比绍

洪都拉斯

印度尼西亚

意大利

波兰

大韩民国

俄罗斯联邦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德国)

恩戈韦先生

索马维亚先生

何亚非先生

阿卜杜勒·阿齐兹先生

拉德苏先生

洛佩斯·卡布拉尔先生

马丁内斯·布兰科先生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

富尔奇先生

马图谢夫斯基先生

朴先生

费多托夫先生

戈默索尔先生

英德弗思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在本记录印发日期后的一个星期内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

上午10时5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布隆迪局势

秘书长关于布隆迪局势的报告(S/1996/660)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澳大利亚、比利时、布隆迪、加拿大、爱尔兰、日本、南非、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的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对安理会这个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恩桑泽先生(布隆迪)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罗先生(澳大利亚)、武泰先生(比利时)、卡尔斯加德先生(加拿大)、墨菲先生(爱尔兰)、小西先生(日本)、耶莱先生(南非)、穆卡萨-萨利先生(乌干达)和恩库卢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安全理事会是根据其事先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安理会成员面前有秘书长关于布隆迪局势的报告,即文件(S/1996/660)。

我要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以下其它文件:S/1996/628,即秘书长散发1996年8月5日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给秘书长的一封信的说明;S/1996/682,即1996年7月25日秘书长为转递布隆迪问题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最后报告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96/620,即1996年8月2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1996/

651, 即1996年8月7日肯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S/1996/673, 即1996年8月19日爱尔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和S/1996/690, 即1996年8月25日布隆迪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第一位发言者是布隆迪代表, 我现在请他发言。

恩桑泽先生(布隆迪)(以法语发言)自从布隆迪和德国建立关系以来, 一个世纪很快就要过去了。而这种关系迄今没有蒙上任何阴影, 我们对此感到欣慰。尽管有波斯谚语称, 施礼者惠于礼, 大于受礼者, 但你彬彬有礼的风度和外交专长, 理应得到我们的敬佩, 我们很高兴看到你主持本机构工作。

阿兰·德亚梅大使七月份主持了安全理事会工作。虽然我知道他非常谦虚, 但鉴于他此时不在场, 因此我欢迎有此机会对他及其代表团以娴熟和务实方式执行其任务表示赞扬, 这种方式反映了法国非常明智的政策。

继新政权掌权后, 大湖区域国家在阿鲁沙召开的首脑会议下令对布隆迪进行了全面经济制裁。这就是1996年8月25日要求安全理事会主席就此问题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的主要理由。

布隆迪代表团为了安全理事会的目的, 必须强调妨碍这种不利于无辜人民的全面扼杀的主要因素。本发言将涉及四个因素: 第一, 国家有利于政府变革的当务之急; 第二, 使用强制措施的草率性; 第三, 经济禁运的明显不合法和不道德;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 对布隆迪人民的破坏性后果。

首先, 我要概述一下国家促进1996年7月25日变革的当务之急的具体内容。

过去三年来出现了一种全球性联盟, 旨在避免在布隆迪出现类似或按卢旺达模式出现的种族灭绝, 为了使布隆迪免遭这种灾难, 安全理事会作出了巨大努力。秘书长设想了各种替代办法。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欧洲联盟动员了庞大的人力、外交和财政资源。各非政府、政府间和人道主义组织作出了努力并提供了手段, 国际媒介也不断提醒世界舆论警惕布隆迪人民生存所面临的灾难性危险。尽管世界作出了广泛的努力, 但该国仍不可阻挡地迈向人们担心的大灾难, 前政权已证明无力拯

救处于危险中的国家。在一个瘫痪的政权眼前每天发生的屠杀就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民主可以被理解为政府为人民谋福利，前政权却没有能够完成最基本的任务：拯救人民免遭毁灭。秘书长在他一系列的报告中，包括他最近于1996年8月15日关于1996年7月25日这一关键日期的局势的第S/1996/660号文件，不断地提到这一令人扼腕的现实。

面对这象我国局势这样爆炸性的悲剧，普遍存在着对我们这个正在沉没的国家的绝望情绪。总统退位，总理被迫随之退位，因而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在这里我要再提一下秘书长8月15日报告的第四页。新政权的出现是对重大的全国当务之急的反应。新的八月议会难道应该拥护和支持一个不仅已经失败，而且完全不能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全体人民免受种族灭绝的诅咒的政权吗？

这就不能不提出下面的合理而必然的问题：支持一个其人民日复一日遭受残杀的政治制度难道是合理和负责的吗？这种制度难道还是民主吗？1996年7月25日以前的政府不是选举产生的；它仅仅是12个政党所缔结的《政府公约》的产物。它的任务是在过渡时期统治布隆迪国，因为获胜的政党的成员要为1993—1994年的杀戮负责，无法单独进行统治，此点从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出。

允许布隆迪在一个自己过去阴影的民主制度下，屈从于完全和典型的内部斗争，难道是政治上明智的吗？向布隆迪人民伸出援手，给予一条生路难道不是当务之急吗？后者可以肯定是避免种族灭绝的必要办法，也是走向新的民主进程的桥梁。支持一个注定要在废墟上或民族的灰烬中统治的政府是不是真的是健康的呢？

第二，存在着仓促的强迫措施。目前我们的邻国的动机还不明确，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听任解释。不管他们如何掩饰，反对布隆迪的措施是有人指使而且秘而不宣的。如果具备最少的现实主义和政治智慧，就应该使我们允许新政权，和在该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一样，在走向选举民主的发展中自行获得成功或遭受失败。皮埃尔·比尤亚总统在政府纲领中已经庄严而明确地承诺说，新政权将结束一切形式的暴力和犯罪，并将为和平与持久安全而努力、根除惩罚、培植新的民主进程。

他还再度肯定了姆瓦利姆·朱利叶斯·尼雷尔为把冲突各方带到谈判桌前的调解努力中所提出的任务。

为此目的,比尤亚总统两度亲自拜访尼雷尔总统,敦促他重新恢复他的使命。此外,布隆迪建议召开并举行区域性首脑会议,专门讨论全面的危机,甚至可以并已开始和决定放下武器、愿与杀戮和种族灭绝的纳粹思想决裂的武装派别举行的谈判。按照这条新的政治和民主的做法,开始了磋商,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过渡性的国民议会。前国民议会的成员将和民权社会的某些代表和其他社会政治部门的代表一起担任议会成员,以求使议会适应国家的现实。新的议会将于十月开始定期举行会议。同样,布隆迪和安全理事会都积极主张召开的全国辩论也已定于十一月召开。至于政党问题,将具体由即将召开的国民议会进行研究并决定新的法律和其他机制。

鉴于在大量旨在防止种族灭绝和加强真正多元民主机会的措施是在创记录的时间内采取的,我们对这种仓促的强制措施感到十分不解。无疑,除正在进行的经济封锁外——经济封锁对于布隆迪人民来说已经是一个恶梦——某些反对的分子还企图进行另一个致命的打击:一次“慈悲的一击”,以便剥夺布隆迪国民军提供的正常防卫;换句话说,实施武器禁运,似乎经济封锁还不够厉害。这样的发展将使人民处于各种类型的武装恐怖主义分子手中,恐怖分子善于从事非法和秘密行为,而且不会对禁止武器的命令屈服。

这一措施对恐怖主义分子来说将是大大的鼓励,因为它将使政府无法为布隆迪人民的利益而装备自己。然而,布隆迪建议安理会考虑采取更加现实、更加建设性的和更加产生作用的替代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派遣特设团前往大湖地区(包括布隆迪)国家的外交手段都会使安理会更好地了解全球问题的来龙去脉。实地获得的事实材料将大大便利安理会根据现实提供解决办法。

有一种奇怪的支持经济封锁的理论,认为实施经济封锁是迫使政治演员们举行谈判的一个方法。这个借口不能成立,因为新政权从一成立就公开要求组织各派,包括武装派别之间的对话,只要他们放弃令人憎恶的暴力、杀戮和种族灭绝的做法,就

可以与之对话。

尽管遭遇到僵持,甚至挫折,在前政府主持下的谈判中,并没有对它实施禁运。因此,把无法通过过去的政府解决冲突的罪责施加于一个决心,并能够,解决过去政府的失败的政权身上,难道不是不可理解的吗?

迫使新政权为由于未完成国家任务而被解职的政治领导人犯下的罪行赎罪是符合逻辑、政治上正当的吗?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考虑仓促实施经济制裁是否有充分的理由。即使本区域有关行为者对新布隆迪当局的真正意图有疑问,谈判也需要一段起码的时间以确定可谈判之处,就议程达成协议,决定可行的方式,确定谈判者并组成冲突各方的不同团体的代表团。结果是,对布隆迪进行这种极端性惩处的最初和主要倡导者的真正动机与布隆迪人民的福祉完全无关。进行法律或实质性指控的人负有举证责任。在本案例中,主张对布隆迪实施经济禁运的人有责任证明目前政权的目的是不真正是为了普遍改善社会政治状况。

第三,至于对布隆迪进行经济封锁的明显非法性和不道德,似是而非的解释倾向于支持各国有权斟酌行事,颁布诸如现已决定针对布隆迪采取的那种措施的论点。这种观点把接受或拒不接受国家间经济关系的能力与对第三国实施武断和强制性措施的权利混淆起来。国际法明确和有力地禁止给予一国决定另一国生死的权利。根据这种论点,任何国家都没有法律授权来阻拦往返第三国的货物和商品,或使之改道。在适用国际法的这条规定时,布隆迪的邻国没有义务与布隆迪打交道或交往,但也没有任何授权没收或拦截其他国家订购或运往其他国家的商品。它们这样做便公然违反国家间公约和条约,而冒干涉内政的风险。

此时,允许我援引布鲁塞尔大学一位教授今天8月28日在《比利时自由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指出,“事实上,这一措施在政治上是可笑的。”根据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国际法专家埃里克·大卫教授的看法,这一禁运在政治上是可笑的,因为这种禁运是强加于布隆迪的,由于三个星期来布隆迪不是民主的。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一禁运是对布隆迪内政的一种干涉,是联合国自1970年代以来便禁止的一种干

涉。这位教授还解释如果干涉所针对的国家被正式定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联合国可以越过这种禁令。然而，布隆迪没有犯下这种罪行，我将马上援引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宪章和《联合国宪章》来证明这一点。

可以看出，下令对布隆迪实行经济制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事实上，从其性质和极其严重的程度来判断，这些制裁与《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制裁相同。然而，根据《宪章》第三十九条，只有在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犯下严重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进行侵略行径的罪行时，才能对它实施这种制裁。在我国的情况中，绝对没有理由根据《宪章》第四十一条中断经济关系和干扰各种交流，因为布隆迪既没有进攻其他任何国家，也没有威胁对它强行制裁的区域的任何地方的和平。

即使假设一个国家应受到《宪章》第四十一条建议的经济制裁，实施这种制裁也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五十三条事先授权。我引证，

“如无安全理事会之授权，不得依区域办法或由区域机关采取任何执行行动”。

对于作为《宪章》签署国的敌国的国家确定了例外。然而，布隆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不是主权国家，也不是《宪章》任何签署国的敌国。

第四，关于对睦邻关系和自然的团结精神的良好基础的普遍失望。一些国家借口这些制裁是非洲人，因而也是布隆迪的兄弟和邻国确定的，或者想要顺从一种既成事实，或者想要采取坐视的办法。这两种立场都是不履行安全理事会被赋予的责任。

认为产生于非洲人，兄弟和邻国使这种经济封锁更为荒唐，令人不安和不可饶恕的普遍说法似乎是十分有理由的。这种看法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些兄弟和邻国本应率先表明它们十分关心和声援其区域大家庭中的一个正式成员——简而言之，在这种艰难的时刻设法包扎布隆迪的伤口。如果情况反过来，布隆迪会永远对利用非洲一个不论远近的兄弟民族的不幸和苦难来宣布经济战争表示极为反感。

有许多因素可以支持只能把对布隆迪的经济禁运说成经济侵略的论点。清楚地

存在着《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九条所指的对和平的严重攻击。安全理事会,如不失职,应充分履行《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一项赋予它的责任,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根据法律逻辑和国际法的规定应撤销《宪章》第四十一条所载的措施,因为情况恰恰相反,根据《宪章》第三十九条的精神和文字,对从各个角度来看都是无辜的一个国家发起封锁的那些国家才应受这些措施的制裁。

海洋法公约也遭到践踏,因为它规定了国家经过沿岸国领水的通行权。同一公约在第十部分124条至132条中也规定内陆国家应该有进出海域和通行自由的权利。

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我们承受着对布隆迪全体人民进行经济封锁的严酷后果。

在新政权掌权之前,我们地区政府方面以及调解人都采取了许多政治及人道主义的主动行动,为的是把布隆迪人民从种族灭绝的灾难中拯救出来。自从一个更有能力拯救该民族因而也能消除即将产生的危险感的政府掌权以来,该地区的上述角色目前又联合起来对布隆迪人民判处集体死刑。我们如何能理解这种大得惊人的自相矛盾?昨日,避免种族灭绝还是那些国家及其它主要角色们的首要目的。我们谈论的只不过是枪弹和手持武器所造成的种族灭绝和由残酷的经济制裁所造成的种族灭绝之间的区别。

如果我们强调累积因素和效果倍数,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就能估量到经济封锁巨大的严重性。

首先,咖啡是布隆迪的主要出口产品。绝大多数农民只生产咖啡。贸易禁运使他们无法向国外出售他们唯一获得收入的产品。

第二,全国医生协会前天发表一项关于即将发生健康危机的声明,大意是由于不能获得医疗器械和药品及利用手术室医治重病人,致命疾病即将难免。

第三,一个遭受至今持续三年危机的重创经济也面临着严重恶化。

第四,我们面临着成千上万流离失所人和遣返回国人的灾难性后果。

最后,存在着由我国地理上的内陆性质和对该人民进行经济制裁所造成的综合

致命性后果。

面对着这种由我们的邻国单方面判决的经济扼杀(他们对一个沉浸在水深火热中的布隆迪应该比以前更加提倡人类团结),我们再次受到种族灭绝的威胁;大家都在根除种族灭绝的根源,但由于那些与法律和人道主义原则背道而驰的措施,种族灭绝可能重抬头。

此次发言,我强调了经济制裁对《联合国宪章》、《非洲统一组织宪章》、《非洲人权宪章》、《海洋法公约》和传统国际法明显侵犯的行为。

即使所有这些条约都不存在,安全理事会如果不想为核准该架正在轧碎布隆迪人民的蒸汽压路机而对历史负责的话,就不得不建立特设机制和途径。许多安全理事会成员国以人道主义理想的卫士自居。如果他们核准或允许无故杀戮全体布隆迪人民,他们会戴上荣誉的桂冠吗?

通过特别途径且缘于民族需要建立一个新政权是有必要的,因为必须为拯救一个即将进入黑暗的民族而做出历史性的爱国主义行动。布隆迪认同这种政权转换所选择的道路并不是民主的独一无二例外。在世界、非洲和我们地区中民主理想的形式和内容在实践和原则上均有许多缺陷。但出于对其它国家所作民主选择的充分尊重和对国家的神圣主权的完全尊重,布隆迪严格避免对它们表示任何批评。

这种行为准则特别来自于民主、来自于由《联合国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宪章体现的国际法。据此精神,我国不干涉它国内部事务,并严格避免自行行使恫吓权,甚或籍口任何理由、根据某种不请自来、一厢情愿的唐·吉珂德精神,对它们强加任何类型的制裁。现阶段,问题在于,布隆迪今天或将来是否有能力用强制性的措施对某些国家--如果有些民主原则或实践在那儿受到损害--进行回敬。

最后,对布隆迪人民采取这种摧毁性禁运的某些拥护人,以一些完全高尚的教义、理想的名义,曾经公开强有力地反对类似的由非洲外政权所采取或宣布的措施。在过去曾谴责西方实行经济制裁的一些非洲人今天却是他们昔日反对的罪恶的最热忱的支持者。某些西方国家若加入宣布这一毁灭性禁运,甚至会发现自己成为

主张禁运人们愤怒的目标。今天崇拜的上帝正是昨天自己要毁灭的对象。

有一天，耶稣站在庙堂上，被一大群人层层围住。犹太教法官和法利赛人想要显示他们的社会宗教性请教主义热忱，把一个被控有通奸罪的妇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宣称该情形中的妇人根据摩西法应遭乱石打死。他们想给耶稣设一圈套，根据这一歪曲对他进行控罪。经过沉思，并以其惯有的诚实他说了下面明显不过的话：“愿你们当中从未犯罪的人扔第一块石头”（《圣经使徒圣约翰书》第8:7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布隆迪代表对我的前任和我本人说的客气话。

我要提醒各位发言者，安理会已商定一种新的办法，即鼓励发言者不要再于发言开始时说赞美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爱尔兰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墨菲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我是代表欧洲联盟发言。下列联系国赞成这一发言：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和斯洛文尼亚。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也赞成这一发言。

欧洲联盟密切注视布隆迪局势的演变。它最近于1996年8月19日对那里的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深表关注。我们借今天辩论之机，要求各方停止暴力，承诺并积极争取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危机。

欧洲联盟支持区域领导人、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坦桑尼亚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先生的努力，以帮助布隆迪和平解决它正经历的严重危机。我们鼓励它们继续努力，以促进找到政治解决办法。欧洲联盟最近任命阿尔多·阿耶洛先生为大湖区特使，以协助寻找这种办法。

秘书长关于布隆迪局势的报告充分和清楚地记录了布隆迪政治和人道主义局势的巨大和严重性。必须采取各种步骤以确保不再出现生命损失。

在这方面，欧洲联盟认为必须立即安排对话，无一例外地汇集布隆迪各种政治力量，包括民间组织的代表，以通过谈判达成可确保各方安全的民主和制度化的协商一

致意见。

只有社会各阶层都能自由和充分参加国家各主要机构,才能永久恢复民族和解与和平。正如秘书长所说,对布隆迪的冲突不宜采取军事办法。必须找到政治机制来分享权力,以减轻双方的恐惧,并逐步建立将使它们能和谐生活的信任。我们完全赞同这一观点。

欧洲联盟敦促布隆迪各方立即宣布停火。只要犯下继续有增无已的暴力行为,和解进程就无法开始。必须充分尊重全体布隆迪人的安全。我们仍然完全确信,暴力无法给布隆迪危机带来答案。只有国际社会和区域领导人呼吁的包括各方的对话,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布隆迪两族要求的保障,只能产生于一种包括社会各阶层的进程。

我们并未低估眼前任务的复杂性。对布隆迪各族间敌意和猜疑的政治利用,使人们更难找到开始建立和解进程的共识。必须建立一种基于信任和信心的新型关系。为此,必须适当纠正目前这种不受惩罚的状况。各方必须有信心作出足够的让步,以调和常常冲突的利益。进行对话的意愿几乎是对政治责任的最基本考验;抛弃不灵活的立场的意愿是对政治勇气的考验。

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在多边和双边一级都为减轻布隆迪人民的困境作出巨大贡献。该联盟重申它愿意在以所需的充分决心建立必要的民族和解之后,立即支持布隆迪的复原努力。

欧洲联盟谨重申,它极度重视迅速和圆满解决寻求欧洲联盟和布琼布拉的其它外国使团保护者的处境。

欧洲联盟认为,安全理事会今天的辩论,将有助于突显国际社会对布隆迪局势严重性的关注。它还体现了对各区域领导人、非统组织和前总统尼雷尔的巨大努力的支持,以恢复布隆迪的基本民主体制,并重新开始各方之间的对话进程。我们认为,已向布隆迪冲突各方发出十分明确的信息。必须制止各种暴力。必须立即开始包括各方的对话。这是我们都寻求的持久解决办法的唯一途径,这一办法基于通过谈判

达成民主和制度化的协商一致意见,它确保各方的安全。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比利时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武泰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比利时赞同爱尔兰常驻代表代表欧洲联盟所作的发言。

比利时仍然对布隆迪局势深感关注。最近的政变受到国际社会的反对。比利时意识到布隆迪危机可能造成的区域影响,同其欧洲伙伴一样,欢迎该区域各国家元首为帮助布隆迪和平解决其正经历的严重危机所进行的外交行动,并鼓励他们继续努力以促进通过谈判找到政治解决办法。

比利时谨借安全理事会这次辩论的机会,表示支持区域领导人、非洲统一组织和坦桑尼亚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先生,支持他们为帮助布隆迪争取和平所作的努力。我们呼吁布隆迪各方在这些努力中进行充分和建设性的合作。

比利时呼吁立即停止不论会是谁在布隆迪犯下的暴力行为。它要求布隆迪交战各方间立即和无条件地停火。

停火是该民族和解与重建进程的第一步。只有尊重全体布隆迪人的安全,才能恢复该国和平。和平进程随后需要对话和开始将无一例外地包括各政治力量的会谈。比利时认为,如果要使这一对话取得成果,如果要恢复布隆迪的持久国内和平,国民议会和各方就应在和解进程中发挥作用。

为此,政治领导人应尽快承担责任,表现出政治家风范和民主的决心。

比利时同其欧洲伙伴一道,自认致力于这一将导致布隆迪和平的政治进程。我国政府在财政上和物质上都为非洲统一组织和尼雷尔总统发起的各种倡议作出贡献。比利时仍然准备一俟布隆迪恢复和平,就对任何经济重建作出实质性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恩库鲁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首先向你表示我国

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安理会8月份主席。看到你履行托付给安理会的沉重职责的方式令人感到愉快。我们同样向你的前任、法国的德雅梅大使致敬，他在指导安理会上个月的讨论中做了了不起的工作。

我国同布隆迪有共同边界，多年来看到这一地区的问题酿成残酷和破坏性的种族暴力，使数以千计的男女和儿童丧生，并造成财产破坏和大量的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这一局势不仅给这一次区域带来了苦难、不安全、不稳定和悲观情绪，它还造成对该地区生态和环境的破坏。

这种性质的冲突大都超过边界，我国的边界也不例外。我国在社会和经济方面都受到这一冲突的不良影响。因此到1993年7月布隆迪在多党民主下选举梅尔基奥尔·恩达达耶为总统时，坦桑尼亚对这一积极的事态发展以充满兴趣、乐观和宽慰的心情予以注视。坦桑尼亚政府以至人民感到高兴的是，在周边地区终于找到了一项永久的解决办法。

载于文件S/1996/660中的秘书长关于布隆迪形势的这项报告强调了1993年残暴暗杀恩达达耶总统以及后来在夺权仅几个月后的屠杀。比埃尔·布约亚在大选之中之后表现了政治上的成熟性，大方地把权力交给了得胜者，但这又再次被粗暴地破坏了，代之出现的是一个困难的局势，使该国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并加剧了冲突各方之间的互不信任问题。

我们大家都知道，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作了协调努力使布隆迪各政党进行对话以便为该国的问题找到持久的解决办法。秘书长的报告恰当地指出，尼雷尔总统的努力尽管得到恩蒂班吞干亚总统、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但却受到了布隆迪内外的某些派别的破坏。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必须最强烈地谴责1996年7月25日的政变，因为它蓄意使该国民主进程逆转，基本上使布隆迪回到了1993年选举前的状况。任何宽恕这一政变的企图都将向布隆迪现政权和整个国际社会发出错误信号。我们应断然并发出明确信息，即不管情况如何，任何政变都是非法而且不论如何它是取得政权的一种陈旧和过

时的做法。

本杰明·姆卡帕总统上星期在温得和克同报界谈话时正确指出，

“破坏布隆迪民主进程和和平谈判的问题不仅是东非和中非地区关切的问题，而且也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关切。”

我们有一切理由对在布隆迪发生的危及民主过程与和平进程的事态发展感到关切。我们最担心的是局势进一步恶化成为全面内战并带来悲惨和灾难性的后果。

我国代表团在这一关头谨对1996年7月31日在阿鲁沙首脑会议上所作出的一切决定表示满意和完全支持，这些决定除其它外，决定对布隆迪进行经济制裁并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其决定。我们完全同意制裁的目标，这些目标旨在恢复宪法秩序并未根据第一次阿鲁沙区域首脑会议遵奉的原则和目标而为有冲突所有各方参加的真正谈判创造条件。安理会成员将忆及，阿鲁沙《和平计划》强调布隆迪全体人民的民主和安全，这得到在雅温得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首脑会议的赞同。

让我借此机会重申并强调在阿鲁沙首脑会议上一致同意的决定的要点。第一，布琼布拉政权应立即采取旨在恢复宪法秩序的具体措施，包括：立即恢复国民议会——这是一个合法的民主机构，它的授权来自布隆迪人民；以及立即取消对该国政党的禁令。第二，该政权应同冲突所有各方立即进行无条件谈判。这些谈判应包括该国内外各方和武装派别。第三，这些谈判的基础应是得到姆瓦利姆·尼雷尔主持下的阿鲁沙和平倡议加强的姆万扎进程，它谋求保证所有布隆迪人民的安全和民主。

布琼布拉政权目前正在散布一种错误的看法，即阿鲁沙决定，尤其是实行制裁是对布隆迪主权和内政的干涉。我们坚定地认为，这些决定是帮助布隆迪人民友好解决其分歧的唯一可行手段。因此，我们呼吁布约亚政权采取深思熟虑和真正的行动全面执行第二次阿鲁沙首脑会议的要求以便为开始和平谈判铺平道路。

坦桑尼亚谨再次向国际社会，尤其向安全理事会成员呼吁，支持对布隆迪进行制裁的区域努力，因为这是在该国恢复宪法秩序的唯一可行办法。这些制裁的用意在于为布隆迪人民今后的繁荣创造条件。制裁意在表达该国民主的基本原则并最重要

的是为了通过要求布约亚政权重新走上宪法治理的道路来制止种族灭绝。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对我的前任和我自己所说的友好的话。

让我提醒各位发言者,安理会已同意采取一种新的做法,根据这一做法发言者不必在开始发言时说客套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加拿大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卡尔斯加德先生(加拿大)(以法语发言):加拿大谴责这种违反布隆迪的宪法和法律制度的军事接管。以武力进行的接管决不能取代为恢复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和平在有关各派和各方之间进行的对话。加拿大外交部长尊敬的劳埃德·阿克沃西说过,这样的行径决不能解决布隆迪的长期问题。只有达成尊重民主原则和少数人权利的一项新的政治协议,才能有助于解决长期问题。加拿大完全支持布隆迪的邻国为促进布隆迪有关各方之间的有效谈判而作出的不断努力。

几个月来,加拿大一直在努力鼓励以和平方式持久解决中非洲大湖区域普遍存在的各种争端。我们支持坦桑尼亚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先生进行的崇高的调解和促进努力。今年6月加拿大总理呼吁该区域的各国元首尽其所能为该区域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找到和平的持久解决办法。

(以英语发言)

所作出的各种努力只是为了支持布隆迪人民以透明和民主的方式自由获得的制度,而7月25日的接管突然结束了这一切努力。1992年和1993年期间,布隆迪人民能够大声而清楚地说话;而三年之后的今天,军队又再次想让他们沉默。

加拿大高兴地看到,该区域的领导人支持管理一个政府所必需的基本原则,并支持寻求各种政治争端的解决办法。

加拿大完全支持各国元首今年7月31日在阿鲁沙采取的坚定的果敢的立场。整个区域显然希望看到布隆迪目前的新当局能采取谈判途径,并尊重我们所有人遵守的民主原则。我们高兴地看到安全理事会正在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以支持出现这

样的结果。

双方对无辜平民的攻击必须停止。我们要克服过去的困难就必须向前看。宗派利益必须让位于广大布隆迪人民的正当利益和关切。作为加拿大全体一致支持尼雷尔总统的努力的一个措施，加拿大国际合作部长兼负责讲法语国家集团事务的部长于今年6月在日内瓦主持了由有关捐助国和布隆迪当局参加的一次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协助制定向布隆迪提供过渡性经济援助的计划大纲，以便在一旦恢复和平后就予以实施。

(以法语发言)

值得在此引述尊敬的皮埃尔·佩蒂格鲁最近所讲的话：

“和其他捐助国一样，加拿大完全准备好支持布隆迪的重建。但这只能在政治稳定与和平的气氛中进行。首先必须进行谈判。加拿大与该区域的国家一道，要求立即开始旨在实现和平的对话。”

诚然，应由布隆迪尊严而自由地找到自己的方向，但整个国际社会必须同该区域一道用一个声音宣布：够了，是该结束的时候了。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澳大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罗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这次公开辩论是一个及时的机会来审议布隆迪的局势，以及审议国际社会应如何有效地对最近那里的事态发展作出反应。

澳大利亚对布隆迪最近的事态发展感到严重关切。除非冲突各方能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通过谈判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否则暴力循环将会升级，造成骇人听闻的大规模的暴力和流血，进一步加剧整个布隆迪和大湖区域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澳大利亚对此深感忧虑。

我们敦促布隆迪各界人民参与建设性对话，以便和平、持久地解决布隆迪冲突，并毫不延误地恢复民主体制和进程。

澳大利亚尤其呼吁各方实行克制，以便创造这样一种气氛，使它们能够抛开恐

惧,并能在整个社会重建信任。澳大利亚敦促冲突各方认识到,暴力继续存在是决不会给布隆迪带来和平的。

澳大利亚赞扬该区域各国努力寻找在布隆迪恢复和平与民主的途径。我国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唐纳先生以宾客身份出席了1996年7月8日至10日在雅温得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首脑会议。非洲领导人要努力解决布隆迪局势的决心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澳大利亚政府对这一区域主动行动表示欢迎,强调必须作出适当反应,以谋求政治解决办法,确保人民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

不受阻碍地提供和获得人道主义援助对稳定布隆迪局势是必不可少的。流离失所人员若进一步增加,将对整个大湖区域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影响,必须将防止这种现象出现视为国际社会的优先事项。若今后出现动乱使大批难民逃离布隆迪,国际社会就必须准备好向这些难民提供援助。

澳大利亚继续支持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推动的姆万扎和平进程,并敦促有关各方在该进程下恢复谈判。尽管障碍重重,但必须给尼雷尔先生的调解努力一切成功的机会,这种努力是主要所涉各方之间进行对话的最现实的希望。决不能失去在姆万扎和平进程早期阶段建立的和平势头。

如果只剩下外方干涉为避免滑向无政府状态和种族灭绝的唯一手段,联合国会员国就有义务确保这一行动的目标得到明确确定,并确保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充分、准备完善。秘书长铭记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必须继续同非统组织一起为防止另一场人道主义灾难作出计划,因为国际社会并不准备应付这种结果。

澳大利亚在解决目前布隆迪危机和协助更广泛区域从事建设和平进程的努力中发挥了微薄但建设性的作用。为此目的,我们已向尼雷尔和平倡议、非统组织预防、处理和解决冲突机制和平基金以及国际和平学院非洲处理冲突方案捐款。

安理会绝不能对布隆迪漠不关心。安理会不仅必须监测那里的局势,而且还要继续努力审议鼓励布隆迪各方共同努力达成持久政治解决的最佳办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南非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耶莱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要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这次会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得以在布隆迪事态发生令人不安的突变时表达我们的关切。

秘书长的报告勾划出一幅布隆迪局势非常令人不安的图象,该国受到了无比严重的纷争和种族冲突的困扰。国际社会对听到最野蛮行径和完全无视生命行为已习以为常。

布隆迪男女百姓不可能知道,新黎明的第一道曙光是带来希望,还是象征更专制的开始。我国代表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布隆迪最近的军事政变感到非常关切,并认为这必将推迟实现早日解决冲突。

我们南部非洲曾在种族隔离祸害下生活并成功地克服了这一祸害。国际社会不屈不挠的支持促进了我们的成就,是对我们努力的补充。因此,我们同意秘书长报告的意见,即发动政变者完全无视法制并藐视立宪及选举产生的机构,无助于创造实现持久和平的条件,反而将

“使一方更加担心,并加强双方的极端分子的力量。这将使暴力升级而增加布隆迪人民的痛苦。”(S/1996/660,第47段)

国际社会再也不能允许肆无忌惮的暴力不受惩罚地继续下去。应该让那些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人认识到,他们对这种违法行径负有个人责任并将受到追究。

我国政府还同意报告中的意见,即布隆迪冲突的复杂性首先需要政治对话和解决。应把军事干涉仅仅视为局势急剧恶化时使用的最后手段。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阿鲁沙倡议和姆瓦利姆·朱利叶斯·尼雷尔的姆万扎和平进程,该进程包括对比尤亚政权进行制裁。我们认为,制裁是实现以政治方式解决冲突的手段,而不是惩罚工具。我们认为,制裁是促成迅速结束布隆迪纷争的最有效和最适当的手

段。

这些主动行动只会有助于使布隆迪免遭进一步屠杀并创造有利于恢复合法立宪体制的条件。我们认为不带先决条件地恢复包容各方的谈判进程将有助于为所有布隆迪人民确保和平与安全。

制裁和大湖区域各国作出的其他努力所获得的势头不应失去。国际社会应该通过支持已经作出的努力和确保完成旨在建立全面政治解决的对话进程,同该区域一起共同行动。

我国代表团衷心希望,对布隆迪实行的制裁将导致各方来到谈判桌前,而不必依《宪章》第七章部署维持和平行动或干预部队。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行动,而且现在就采取行动,实现和平并制止布隆迪的暴力循环。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乌干达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穆卡萨-萨利先生(乌干达)(以英语发言):我们欢迎有此机会参加就布隆迪局势的辩论,这个姐妹国家饱受冲突和内战的煎熬。

正如安理会所熟知的那样,大湖次区域领导人为制定一项各方可以接受的和平解决布隆迪冲突的办法,已经几次会晤。

各领导人在历次会晤中都重申反对诉诸违宪手段解决布隆迪问题,并警告他们将不接受通过此手段上台的任何政府。不幸的是,布隆迪以后发生的事件没有按我们的建议和忠告进行,相反军队进入,从民主当选的领导人手中夺取了政权。

乌干达及其次区域姐妹国家都毫不含糊地谴责了布隆迪的暴乱分子,并要求迅速恢复立宪行动。

安理会还清楚知道,我们对布隆迪实施制裁是政变的结果。然而,制裁不是为了惩罚,而是鼓励布琼布拉的领导采取紧急措施,以便恢复该国的宪法秩序。制裁的目的还在于鼓励布隆迪冲突的各方在姆万扎和平进程的框架下,根据姆瓦利姆·朱利叶斯·尼雷尔提出的《阿鲁沙和平倡议》,举行无条件谈判,做为保证布隆迪全体人

民安全和民主的第一步。关于这一方面，布隆迪的领导必须首先恢复国民议会并与之合作，其次应解除对各政治党派的禁令，并与之合作。

布隆迪冲突的不幸受害者往往是被局势困住的无辜平民。因此，乌干达以最强烈的言词谴责对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的杀害。对我们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要求冲突双方立即停止对无辜平民的杀戮和屠杀。

区域领导宣称愿意并准备和联合国充分合作，做出适当捐款，以便在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并解决可能加重布隆迪冲突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愿意强调加强与联合国以及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以及该区域各国之间合作和协调的重要性。

最后，乌干达相信，布隆迪人民必须认识到，他们必须学会互相容忍与和睦相处，因为他们都有在布隆迪生活的权利，他们还应以平等公民的身份充分参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一个政治的公式，而不是军事的公式，才能使他们更加接近，并实现这一目标。

主席：下一个发言人是日本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席位上就座并发言。

小西正树先生(日本)：和上一位发言人一样，我们抱着震惊的心情注视着布隆迪的局势，并对有机会在安理会讨论这一事项表示欢迎。使我们特别震惊的是攻击和报复的恶性循环，它往往造成了无数无辜平民的死亡。我们对最近非法夺取政权一事感到严重的关切。任何一方使用武力和暴力以达到政治目的都是不能容许的。

为了减轻布隆迪和卢旺达等国难民在扎伊尔等国寻求避难的悲惨生活，日本在上一个财政年度中提供了总数5 4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这主要是通过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实施的。今年我们又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捐款1 000万美元以便保护和援助这些难民。

秘书长在他最近的报告中指出，布隆迪的冲突不易取得军事解决。当务之急是各方停止使用武力、恢复对话以及举行谈判以寻求早日的政治解决。只有采取这种努力才能结束布隆迪的动乱，并为该国带来稳定和发展。我们对朱利叶斯·尼雷尔

总统为促成布隆迪政党之间举行谈判的努力,以及非洲统一组织作为解决非洲冲突的重要努力所提出的倡议表示敬佩。我们敦促有关各方尽快恢复根据姆万扎和平进程所举行的谈判。

在敦促布隆迪各方协商的同时,我们必须同时给予他们谈判的动力。国际社会应该向他们说清楚,全面的政治解决将会打开该国复兴和发展的合作道路。日本支持在全面政治解决后,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意见。

关于这方面,我必须提出,日本政府下个月将在东京主持一系列专题讨论会,讨论以下有关问题:非洲国家在长期冲突的政治解决后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如何取得真正持久的和平,以及如何面对困难促进复兴和发展。参加者将包括联合国工作人员、各非洲国家常驻代表以及其他有关当局。

我们还震惊地注意到秘书长的警告,他说,如果现况恶化,布隆迪可能发生种族灭绝行动,他呼吁有关国家采取紧急规划。日本虽不能提供人员或后勤支助,但我们考虑在计划细节逐渐明朗的基础上,提供财政捐款的可能性和方式。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我希望呼吁布隆迪所有各方承诺进行对话,以便取得全面政治解决并为民族和解创造条件。

主席:我愿告诉安理会,我收到了埃塞俄比亚代表的一封信,他要求被邀请参加安理会议事日程上的项目。根据惯例,我建议,如果安理会同意,根据《宪章》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埃塞俄比亚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没有反对意见,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穆罕默德先生(埃塞俄比亚)在安理会议席旁就座。

主席:我请埃塞俄比亚代表发言。

穆罕默德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布隆迪局势继续恶化,达到目前极为令人震惊和不安的阶段。今天,布隆迪局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引起广大国际社会,特别是非洲的严重关切。在国际、区域和分区域各级为协助布隆迪冲突各派寻求解决该国问题的政治办法所作的努力尚未产生预期的结果。

非洲统一组织积极地努力协助布隆迪人民重新获得和平与安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外交努力和其布隆迪军事观察团的存在已表明非洲关切该国过去三年中事态的升级和变化。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前总统姆瓦利姆·朱利叶斯·尼雷尔发起的值得称赞的和平主动行动和调停,这些行动随后得到于1996年6月25日举行的阿鲁沙区域首脑会议的加强,使人们对寻求政治解决布隆迪危机有了新的希望和乐观情绪。

包括埃塞俄比亚在内的大湖分区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1996年6月25日在阿鲁沙举行的首脑会议上重申布隆迪领导人有责任恢复布隆迪人民的和平与和谐,并接受了布隆迪宪法政府的要求,提供旨在保障布隆迪人民在寻求和平政治解决该国危机时享有和平与安全的治安援助。首脑会议设立了一个技术委员会,以研究向布隆迪提供这种治安援助的方式,并对前总统姆瓦利姆·朱利叶斯·尼雷尔的调停努力表示了深切感谢和支持。

令人遗憾的是,布隆迪军事政变冲淡了阿鲁沙区域和平倡议和尼雷尔先生的努力带来的希望和乐观情绪。军事政变不仅对布隆迪宪法秩序和合法性构成严重挑战,而且威胁整个该国的和平与安全。

国际社会一致、明确地谴责军事政变,并要求布隆迪立即和无条件地恢复宪法政府,包括恢复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

于1996年7月31日举行的第二次阿鲁沙区域首脑会议,除其他外,认为目前布隆迪政治局势的紧迫问题是非法性,可能导致和平进程的中断并加剧该国冲突。在这方面,首脑会议要求军事政权采取旨在恢复宪法秩序,立即恢复国民议会并立即取消对布隆迪各政党禁令的措施。为了确保执行这些眼下的要求,区域首脑会议决定对军事政府施加最大压力,包括实施经济制裁。首脑会议还要求国际社会支持该区域各国所采取的努力和措施。

非统组织和阿鲁沙集团的倡议是为了创造有利于布隆迪各政治力量和派别进行谈判和和平政治对话的环境。布隆迪政治领导人和人民对为该国问题找出持久解决

办法负有最终责任是不容置疑和毫不含糊的。然而,应该指出7月25日的军事政变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使人们很怀疑是否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的骚乱地区进行民主和包括各派的政治谈判和对话。因此,恢复布隆迪宪法秩序仍然是十分优先的考虑,是在冲突各派间建立信任和相互依赖的重要先决条件。我们再次要求军事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在布隆迪恢复宪法秩序和合法性。我们还要求冲突各派不进一步采取暴力行动,承担通过谈判的政治解决恢复该国正常秩序和和平的责任。

布隆迪冲突各派在姆万扎和平进程的框架内立即恢复包括各派和无条件谈判和政治对话是必不可少的。国际社会应采取切实措施,协助创造进行这种政治对话和谈判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我们应强调仍需做很多工作。我们和联合国秘书长有同样的感觉和沮丧,正如他在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会员国对布隆迪局势的反应和该国局势的紧迫性和严重性不相称。我们还认为,国际和区域各级的努力应该得到协调和加强,以实现援助布隆迪人民这一预期的共同目标。尤其是,我们愿强调联合国和非统组织以及该区域各国紧密合作和协调的重要性。

最后,我愿向安理会保证,非洲统一组织及阿鲁沙倡议的参加国,包括我国埃塞俄比亚,承诺继续努力,以帮助布隆迪人民在该国恢复和平与安全。

恩克戈韦先生(博茨瓦纳)(以英语发言):最近对布隆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的军事篡权完成了布隆迪军队早在1993年10月便想干的事。有人为了替这次政变辩护提出了一些互相矛盾、另一些自我辩解的理由。我认为为自己的行动,无论这些行动多么不正当或非法,寻找理由是不难的。但是,这并不重要。十分令人遗憾的关键问题是,今天,选举产生的一些布隆迪人民的代表,包括恩蒂班各干亚总统,因布隆迪军队的不民主行动而不得不寻求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大使馆内避难。同样令人遗憾的是,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没有象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代表团所希望的那样,明确地谴责这次政变为可耻地推翻合法当局的行径。政变是非法夺取国家权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忍政治非法性,不论军事政权领导人的资格如何。

布隆迪人民在近代历史中经历了无法形容的血雨腥风和难于诉说的苦难。布隆迪政变使国际社会对姆万扎和平进程和阿鲁萨主动行动的成功所寄托的希望破灭。历史将记载的是，布约亚先生及其一伙不仅仅推翻了布隆迪政府。他们而且还干扰了一个有希望的和平进程。该政变嘲弄了目的在于展开全面政治对话的所有努力。它蔑视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的决定，该首脑会议于7月在雅温得举行，除了其他事项外，核可了姆万扎和平进程和阿鲁萨主动行动。

关于布隆迪政变来自非洲的信号是响亮和明确的：不应该允许该军事当局有时间来巩固政权，并不顾广大人民的愿望，给予自己非法授权统治布隆迪。邻国以一个声音说话，并采取了步调一致的行动。非统组织冲突预防、处置和解决机制中央机关于1996年8月5日在亚的斯亚贝巴开会，发表了支持第二次阿鲁萨区域首脑会议的结论的公报。博茨瓦纳坚决支持那些邻国给布隆迪带来全面政治解决的决心。因此，我们对欧洲联盟也支持区域领导人和非统组织的努力表示满意。我们希望类似的支持信号也将发自这次讨论。

非洲国家对政变作出如此反应并非第一次。布隆迪政变领导人不是因为他们布隆迪人而被挑出来予以惩罚。1994年，有人企图推翻在国际监督下进行多党选举后执政的莱索托王国政府。南部非洲国家向政变领导人充分表明，他们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从而使现状得到恢复。因此，这是非洲政变史上第二次，一批非洲国家划写最后界线，并告诉政变领导人，政治非法性是不能被接受的。这一次，区域领导人决定用联合抵制布琼布拉军事当局来证实他们所说的话。这些邻国的行动应当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非洲政变和军事传统的时代应当被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而军事领导人绝不能因为他们被认为是仁慈或温和的民主人士而受到鼓励去非法掌权。他们在兵营里有足够的时间实践那些品质付诸行动。

我们已经声明，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推翻一个合法的政府。我们也表示，任何人都可以找到似是而非的理由来为他们的行动作解释或辩护。布隆迪军事当局竭力以可能的种族灭绝为理由来为政变找辩护。该合法政府遭到推翻表面上是为了恢复该国

的和平和安全并组织一场全国性辩论。无法否认在布卢里、极特加、布拉姆维亚和布干达拉所发生的恐怖残忍的枪杀和屠杀。这些是可耻的人类野蛮行为。它们象政变一样不可接受、毫无理由,但是它们并没有触发这场政变。如果这些杀戮引起了这场政变,是什么引起导致暗杀温达达耶总统的政变企图?政变领导人为什么不等待姆万扎和平进程和阿鲁萨主动行动的结局,它们显然在处理和平、安全和民族对话等同样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该政权为政变提出的理由里找不到。真正答案在布隆迪军队的组成和结构中。布隆迪军队似乎患有多疑症,害怕任何想要改变其组成和结构的领导人。不幸的是,这种充斥着军队的恐惧文化正在摧毁整个布隆迪政体。布隆迪人民在进行着一场残酷的拔河赛,其中社会的一部分永远生活在被消灭的恐惧中,而另一部分也永远处于被奴役的恐惧中。而布隆迪军队似乎得不到布隆迪社会任何阶层的信任和依赖。

在这些情况下,显然布隆迪人民自己不会找到解决他们的问题的长久办法。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曾经希望,姆万扎和平进程和阿鲁萨主动行动会得到一次机会,拿出一个良好的可被接受的解决办法,以实现多数人的愿望,与此同时保障保护少数人。政变使在姆万扎阿鲁萨取得的所有成果付之东流。在这种情况下,区域领导人的愤怒和失望是可以理解的。

布隆迪军队也必须明白并且不应该抱有任何幻想,它不会永远享有使用武力的专利。总有一天,象雨后春笋在各地发展的抵抗力量会变得强大起来,向该军队挑战,而这种可能发生的事情对街上普通男人和妇女的造成的后果是不堪想象的。布隆迪每个人的和平和安全在于政治对话而不是在于军事力量的均衡。

布隆迪已经造成了近20万难民,12万人在扎伊尔,9万4千人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大批难民对东道国造成了经济和环境的压力。军事领导人的行动推迟了这些人返回家园的日子,并使难民人数增长的真实可能性十分突出。针对这个可能性,该地区国家想要早日解决布隆迪危机,而当前形势任何进一步恶化都会给大湖地区的和

平、稳定和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我国代表团完全清楚并同情布隆迪人民的人道主义需要,我们强烈支持联合国秘书长,经与邻国和非统组织秘书长协商,为开辟人道主义通道而作出的努力。我们鼓励他们继续朝此方向努力,以使人道主义物资能继续运到布隆迪所有人民的手中。

这次辩论的焦点不应该是邻国对布隆迪实行抵制的后果。安理会和国际社会应当集中注意抵制的目标。象制裁一样,抵制的目的是改变篡夺布隆迪国家政权的那些人的所作所为。显然,邻国已经作出了一个痛苦但慎重的决定。抵制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损害那些制裁对象的利益,也损害那些实行抵制的国家的利益。抵制看来是区域领导人唯一的选择。

安全理事会处理布隆迪局势迄今已有相当长一段时期。它通过了若干决议和主席声明,明确地指出该做什么事以打破该国的政治僵局。安理会敦促所有布隆迪政治派别,进行旨在建立永久政治解决的对话。安理会支持姆瓦利姆·朱利叶斯·尼雷尔的努力,并鼓励他继续协助布隆迪人寻求共同点。当这些努力接近结果时,布隆迪政权解除了该政府的权力。

所以,毫无疑问,安理会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候到了。这次会议的结果必须是一项明确的原则声明,它应该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对邻国寻求持久和平的解决办法的努力予以大力支持,这一解决办法能保障全体布隆迪人民的安全和民主;第二,要求所有布隆迪政党放弃暴力,并在布瓦利姆·朱利叶斯·尼雷尔促进的姆万扎和平进程的倡导下,于60天内进行全面的对话;第三,对所有的布隆迪派系,包括那些国外的派系实行武器禁运;最后,宣布安理会随时准备采取进一步措施,专门对付那些阻碍和平进程的领导人。

索马维亚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智利对布隆迪人民正经历的悲剧尤感关注。我们在最近几个月中多次强调,安理会需要采取更坚定的行动,以拯救布隆迪的生命并帮助各方寻求和平与和解。自1996年7月25日的政变以来,这种感觉更加强

烈,该政变结束了立宪秩序并推翻了布隆迪的合法政府。

我们对数年来在布隆迪悄悄展开的种族灭绝深感不安,我们想帮助结束它,并通过安全理事会的行动稳定政治局势。

我们感到关切的是,国际社会认为确定布隆迪正在发生大规模种族灭绝而且就此采取行动尚未到时候。什么才算种族灭绝?是不是1万5千人死亡,或3万人或6万人或12万人死亡时才算。我们还必须等待多久?布隆迪已有15万多人死亡;换言之,大约为该国总人口的3%。如果我们要按比例计算,这大约相当于法国或联合王国中150万人、美国的750万人或智利的45万人。这就是在布隆迪已经发生情况的规模,而我们却仍不认为称之为种族灭绝是适当的。

这种屠杀的最悲惨迹象之一,就是军方所屠杀的基本上是对立方的平民。正规军和武装匪徒都在屠杀平民,他们并未相互作战。到达布隆迪的每一件武器,都基本上是要用于杀害一名手无寸铁的平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有必要确立一种适用于布隆迪各派系的真正有效的武器禁运。我们认为这更是一种挽救人类生命的方式,而非政治措施。

我们提到布隆迪的种族灭绝和对平民的屠杀,并不是要作出道德判决。在这方面,没有一个人——我确实要强调没有一个人能够投出第一块石头。不幸的是,在历史上世界各地无疑例外的都出现过暴行、野蛮行径、种族灭绝和对人类犯罪的行为。因此,我们并非受道德判断、而是受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感所感动而采取行动。我们认为,尽管出现各种历史先例,然而不同地区过去的暴行不能成为当今暴行的理由。

我们今天之所以在安全理事会中讨论该问题,是因为布隆迪的局势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必须逐步地制订某种代表普遍良知的一致感觉的共同规则 and 标准,这种良知反对和谴责某种反常的行为。关键的是违反国际法律的行为不再继续不受惩罚。

然而,我们今天在布隆迪所遇到的这种问题,尽管使我们能够从人的角度更好地

理解各种局势,但从长远看不能只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加以解决。我们还需要力量、决心、首先是政治意愿。不幸的是,迄今在安全理事会中,这种关于为了布隆迪人民而需要坚定采取行动的政治信念并未充分体现。我们希望这种态度会很快改变。

安全理事会必须针对布隆迪的政变以及非洲各国于7月31日在阿鲁沙采取的行动而果断行事,使事态向正确方向发展。我们所看到的去年的优柔寡断的情况不能再继续。显然,这是一种十分复杂和困难的局势,对此不会有任何明显的解决办法。然而,明显的是无所行动正成为最糟糕的行动。

各国政府和国际公众舆论期望安全理事会采取明确立场并根据《联合国宪章》而行使其权力,帮助减轻布隆迪人民的痛苦,使该国返回民主的道路并促进大区的稳定。安全理事会必须面对这种挑战。

为此,大湖区非洲各国领导人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同一般的政治决心的课。他们表现出立即采取行动的能力以及对民主的承诺。这同那些理所当然的宣扬民主制度的利益者的犹豫不决形成对比。

智利在该问题中的立场的根本基础如下。第一,我们谴责政变及所有煽动种族灭绝者,无论由何种派系、团体或派别所引起。布隆迪的暴力不会解决该国各种政治问题。

我们最彻底地支持非洲各区域领导人、非洲统一组织、尤其是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及其为布隆迪问题和平解决所作的令人赞扬的努力。我们尤其支持7月31日的阿鲁沙决定。

我们认为迫切需要无条件地开始政治谈判,而各政治派系,包括民间社会都应参与达成全面和可持续的政治协议的努力。

各方--首先是布琼布拉的军事政权--还必须开始表现出其诚意。这一点可通过单方面停止敌对行动、通过保护国际人道主义人员及前立宪政府官员的保障而做到。我们必须制止布隆迪暴力和不受惩罚情况的升级。

尽管我们意识到在该区域采取的某些制裁可能对布隆迪人口造成的严重影响,

然而我们认为必须建立人道主义走廊,使整个布隆迪人口不受阻碍地得到人道主义援助,而秘书长则应就制裁的人道主义方面向我们提出报告。

安全理事会必须要求立即开始进行谈判,其目标将是达成一项全面政治协议。一旦取得这点,下一步就是呼吁为布隆迪问题进行有效的国际合作。

从秘书长的各份报告以及从布隆迪人自己所告诉我们的情况中看出,这个非洲国家有很多的需求要满足,国际社会必须为此寻找合作的方式,以支持政治协议。除各种经济问题之外,还有尚待执行的重要的结构改革,例如司法、教育和公共体制中的改革。

此外,如果布隆迪各派在达成政治协议之后,同意并提出要求,则可能批准一项常规性维持和平行动,它将有助于巩固制止停火并有助于在谈判进程中维持稳定,随后还会在执行全面政治协议期间向各方提供保障。

安全理事会必须发出的信息是:国际社会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支持布隆迪各派之间的合作与谅解。安全理事会希望布隆迪各派之间达成协议。一旦达成这种协议,我们将愿意、而且国际社会一定愿意在经济、政治、司法和其他各方面提供支持,从而布隆迪能够再次站立起来并以尊严面对其未来。

如果各方不在60天这个合理时间内开始谈判的话,那么安全理事会就必须准备考虑根据《联合国宪章》对那些继续鼓动暴力和阻挠和平协议的领导人采取措施。必须彻底明白,这些协定得不到执行,主要负有责任者是那些不引导其人民达成必要协议的领导人。

我在结束时想说军事政变造成的一种新的局势,我们为什么必须在现在采取决定性行动有三项理由。

第一是政变前有一项政府的谅解,虽然不可能将其付诸实践,但这项谅解被军事政变破坏了。除此之外,前总统尼雷尔在进行调停努力,由于这一严重事件这些努力显然遭到挫折。

第二,我们知道非洲地区社会作出了反应。智利赞成区域解决,并在非洲问题上

主要听取地区领导人的想法。此外，非洲领导人本身已再次对非洲军事政变强烈谴责，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这是无法忽视的。我们不能也不应发出一种不同于非洲所坚持的行动矛盾的信号。

第三，这是一个有利的时刻。布隆迪的政变是一个消极的里程碑，但不能无视它，它是一个事实。现在已是时候国际社会应通过安全理事会在这个问题上并在区域一级通过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以及通过所有正在采取步骤帮助布隆迪取得真正进展的所有有关政府坚决行动以实现同一目标。我认为对我们全体来说面前的任务现在是使国际社会以一个声音讲话，并使它促成朝着同一方向的解决办法，以便使布隆迪在关于积极的方面以及如果不能达成积极协议所具有的风险方面从外界得到一个单一的信息。

最后，我要强调在面临的任務方面我们最全心全意地支持尼雷尔前总统。他是一个具有政治份量、道德境界以及为在布隆迪实现全面政治解决所需要的区域和国际敬重的人。安全理事会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必须支持他的努力。

我们还要感谢欧洲联盟支持非洲倡议的声明，我们尤其要感谢奥尔多·艾洛在布隆迪为和平所作的不懈努力。

我们还要对霍华德·沃尔夫先生表示赞赏，他代表美国正在努力促成尽早在该国举行会议。我们还要感谢比利时政府在该地区的传统性存在。

我们还要支持秘书长以及法盖伊先生的努力。有很多人具有善意，有很多国家正在实地努力工作以及恢复民主进程。

在布隆迪有许多人应该负责：各党派和派别的领导人、军事官员、那些掌有或多或少权力的人。在他们之中，布约亚先生和控制军事政权的人负有特殊责任，这是因为他们决定在7月25日举行政变。采取了那一措施之后，他们就负有首要责任使该国走向和平。

他们所有人必须记住一点：不管安全理事会代表国际社会采取什么行动——我们希望这种行动将在最近的将来反映出来——它应只有一个目标：为布隆迪的儿童、父

母、家庭创造成长、生活以及最主要的是在和平、安全和发展的气氛中共处的机会。这些儿童和历史将对今天在布隆迪负有政治或军事职责的父母们作出裁判。目前国际社会正向布隆迪伸出手来,如果布隆迪人达成协议的话向他们表示合作和谅解;但同时它也正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它不会完全不管布隆迪。

拉德苏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安全理事会已几次阐明那些可能使布隆迪实现政治解决的各项原则。概括而言,这些原则最重要的是停止暴力、在所有各派之间毫无例外地开始全面政治对话,以及最后,支持那些旨在促进这一对话的来自外界的倡议。

安理会在7月29日的主席声明中对今年7月25日的事件作出了反应,谴责了导致推翻布隆迪宪法秩序的行动。它再次寻求停止暴力和开始会导致在机构协商一致基础上政治解决危机的对话。

安理会一个月以前表述的要求呼吁布隆迪所有党派和领导人给予答复。法国代表团赞同安理会努力确保这一反应是积极的并将迅速作出。

法国代表团本着欧洲联盟8月19日作出的并由爱尔兰代表刚才代表该联盟发言时引用的声明的精神,支持区领导人、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以及前总统尼雷尔为帮助布隆迪克服它正经历的十分严重危机所作的努力。法国和它的欧洲伙伴一样,对该区域各国所采取的措施的人道主义反响,尤其对这些措施对处境不利的群体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感到不安。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应当代表这些群体继续工作。我国代表团认为应作为紧急事项并以最大的注意力来研究这一问题。

此外,法国代表团仍然希望一俟条件得到满足,便在联合国的主持和非洲统一组织的支持下就在湖地区局势举行一次会议。

维斯努姆尔蒂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让我表示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赞赏召开这次正式会议处理布隆迪局势--这一问题对于国际社会具有紧迫重要性。我们欢迎这一公开辩论,因为它为会员国提供机会表达其观点,而这对于安理会将是可贵的投入。

布隆迪政变使谋求和平解决冲突、避免种族灭绝重演和促进民族和解的努力停顿——尤其是那些由邻国和前总统尼雷尔带头的努力停顿，因此国际社会在面临对合法性和法治的一次严重挑战。我谨重申印度尼西亚的立场，即只有通过所有各方谈判和对话才能和平解决布隆迪的冲突。鉴于这一冲突有蔓延到邻国的危险，并威胁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的任何进一步拖延和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不仅对布隆迪将有严重后果，而且将鼓励在大湖地区扩散不稳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欢迎地区和国际和平倡议，尤其是前总统尼雷尔的努力，对此我们完全支持。

为了今后不再出现任何种族屠杀和开始全面的谈判，布隆迪人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反映在尼雷尔先生的观点中，即谈判要成功就必须为两个问题找到解决办法，第一，自35年前独立以来胡图人一直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第二，许多图西人确实担心，如果胡图人掌权，他们将被屠杀。因此，布隆迪的冲突来源于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概念，即一个族群若不掌权，那它的生存就岌岌可危。在这方面，我们赞同秘书长的观点，即布隆迪的合法政府是选举出来以民主方式改变现状的，以武力推翻这个政府是不能解决该国问题的。这象征着一个民族继续控制政权。军事手段只是激起了更多的暴力，国家陷入了似乎无休无止的暴力循环。显然，1996年7月25日的政变只是使本已危险的局势变得更复杂，加剧了一方的恐惧，加强了双方极端主义分子的力量。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建立一种政治机制，使多数人和少数人分享权力。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国际社会应向现在在布琼布拉掌权的领导人发出强有力的信息，并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第一，他们立即和无条件地与国内和国外的所有各方进行谈判，第二，恢复宪法秩序和法制，第三，恢复国民议会，最后，撤销对所有政党的禁令，并确保其成员受到保护。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协助有效地组织旨在达成政治解决的包罗万象的谈判。我们经反复考虑后认为，一旦以认真的态度进行谈判，就能对解决这个冲突所有方面的问题产生新的动力。布隆迪人与过去的政治传统决裂并开始有助于民族和解的对话的愿望必须得到尊重。不这样做，就会使目前普遍缺乏安

全和暴力行为不受惩罚的局势继续下去。

在这方面，我们赞扬该区域各国对目前在布隆迪掌权的人作出了迅速而一致的反应。确实，该区域领导人采取了措施向布隆迪施加压力，以恢复对宪法合法性的尊重，并继续进行通过对话和谈判寻找全面政治解决办法的进程。国际社会必须支持这些区域主动行动。不这样做，就会向布琼布拉发出错误的信号。

国际社会可在减轻布隆迪人道主义灾难的危险方面发挥明确的作用。鉴于这种情况，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建立人道主义走廊，这将不仅减轻制裁造成的经济困难，并能够减少由于缺乏基本人道主义需要而使紧张局势升级的危险。我们还愿意支持制订计划，以便在布隆迪境内出现大规模暴力或局势严重恶化时迅速作出人道主义反应。

安全理事会可发挥的另一个作用是促进透明度，以及使国际社会了解布隆迪过去和现在的各种实践。在这方面，我们高兴地看到公布了国际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该委员会调查1993年布隆迪第一任选举产生的总统被暗杀的事件以及随后发生的图西人和胡图人都被杀害的各种屠杀。我们谨回顾，所有犯下或授权犯下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人都对这些行为负有个人责任，并应受到惩罚。对布隆迪而言，应该将那些对危害人类和危害自己同胞罪行负有责任的人绳之以法。联合国还可协助建立公正的和独立的司法制度，因为这将解决和纠正一种最基本的不平等以及布隆迪冲突的根源之一。

富尔奇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表示，意大利作为欧洲联盟的一名成员完全支持爱尔兰代表今天上午代表欧洲联盟所作的发言。

安理会很快批准了布隆迪常驻代表恩桑泽大使关于举行今天的辩论的请求，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如安理会所知，我国代表团坚决支持这项请求，认为这是一个重要原则问题。我们坚信，联合国每一个会员国，无论是否是安全理事会理事国，都有权利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以使人们了解它对它认为对自己至关重要的各种问题的立场。

国际社会日益不安地注视着布隆迪境内的事态发展。进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动，包括从非洲国家、非洲统一组织、美利坚合众国以及当然从欧洲联盟直接派出了特使和重要人物，非洲国家派出的最重要的人是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与直接或间接有关的每一个人密切合作。令人鼓舞的是，这个进程的主要推动者应有着共同的评估和目标而团结在一起。就在我发言时，朱利叶斯·尼雷尔总统正在罗马，在那里将为他不懈地谋求和平而获奖。

昨天我们从新闻中得知，前总统尼雷尔在动身前往罗马之前与比尤亚上校在达累斯萨拉姆会晤。进行的这次会晤以及是在达累斯萨拉姆进行的这一事实就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这个方向就是进行对布隆迪社会所有组成部分开放的全国对话，包括所有民间组织，其目的是在该国结束暴力以及重建全面的议会制民主。

最近关于布隆迪局势的一些说明，特别是秘书长的报告，强调布隆迪的国内局势是极其脆弱的。激烈的战斗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对平民的袭击使人道主义局势极其危险。目前我们还不能丢掉这样一种假设，即可能发生最坏的情况，布隆迪境内可能爆发一场新的种族灭绝——因为我们从我们的朋友索马维亚大使那里得知已经进行过一次种族灭绝。这就是为什么秘书长请会员国为维持和平活动制订应急计划，以使平民免遭大屠杀。

因此，立即实现停火以及避免更多的死亡、更多的暴力和更多的破坏是绝对优先事项。必须建立有更多相互信任的气氛。猜疑和不信任本身将制造分裂和加剧紧张局势。如果能开始政治对话，当然是认真的政治对话，布隆迪就能够为全面重建其民主体制并重新走上通向经济发展的道路奠定基础，归根结蒂，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持久和平。

意大利了解该区域所特有的各种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问题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了解继续存在着不稳定的危险。在寻求解决这场危机的持久办法时，我们再次强调，必须采取具有区域特点的全球性方法。该地区有150多万难民，这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让他们在安全和有尊严的条件下回到原籍国，对恢复和平是至关重要的。

布特罗斯·加利秘书长、尼雷尔总统、欧洲联盟大湖地区特使阿耶洛先生以及美国特使沃尔普先生一致申明,在布隆迪重新发起民主进程,国际社会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安全理事会希望推动一个可信的民族和解进程,则必须明确指出它所力求达到的目标。

正因为如此,智力常驻代表索马维亚大使在非正式磋商期间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其用意是发出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并对布隆迪目前正经历的巨大困难作出具体反应,我们对他此举深表感谢。我们认为,关于如此微妙和复杂的事项的决议应是安全理事会取得充分协商一致的结果,这一点极为重要。安理会的行动应该遵循两项原则。第一,安理会应采取行动鼓励各方真诚和善意地回到谈判桌上,避免对峙。这绝不是将一方的意愿强加在另一方头上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促成对话和密切合作。第二,安理会应减轻无辜平民首先是难民的极大痛苦。

过去两年里,意大利把向该地区提供的双边和多边援助的很大一部分保留给了布隆迪。意大利政府准备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在该地区重新开展人道主义活动,并且考虑采取新的行动,以改进我们对非洲国家的行动,历史、经济、文化以及首先是人的纽带将我们与非洲国家长期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朴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最近几年里,布隆迪局势一直是安理会议程上的优先项目。但是,虽然国际社会不断地注视这种局势并作出努力,布隆迪人民的苦难却不见减轻。一个月前的事件证明,在布隆迪这块土地上不能有丝毫一厢情愿的想法,这使我们感到绝望。

秘书长1996年8月15日提出的最新报告详细叙述了布隆迪各方的政治冒险,这种冒险因7月25日政变而恶化到极点,该报告还生动地叙述了不稳定的治安和人道主义局势,其特点是大屠杀,这使广大民众生活在恐怖之中。正如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所指出的,普遍不安全、恐惧、仇恨和排他的气氛、以及盛行的不受惩罚文化正在毒化人际关系,破坏一切旨在使该国摆脱混乱局面的行动。我们尤其极为关切地注意到,秘书长指出,令人遗憾的7月25日事件将增加一个民族的恐惧,加强双方的极端

分子,从而增加暴力,增加布隆迪人民的痛苦。

我国代表团认为,布隆迪目前的局势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国际社会应该最紧迫地尽一切努力,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使布隆迪回到对话轨道,以寻求和平和政治解决办法。我们完全赞成秘书长的观点,即:无法以军事手段解决布隆迪冲突,必须在外界帮助下,找到分享权力的政治机制。在这方面布隆迪各方未能抓住尤其是由前总统尼雷尔不遗余力地推动的姆万扎和第一次阿鲁沙进程所创造的机会,我国代表团不能不对此表示失望。

在这方面,我谨强调第二次阿鲁沙首脑会议各项决定的极端重要性。除其他事项外,我们高度赞赏该地区各国决心一致、坚决和迅速地作出反应。我们充分支持首脑会议上采取的措施,对布隆迪各方施加最适当的压力,以便在布隆迪重开严肃的谈判,争取达成政治解决办法。这种区域行动是联合国与各区域之间分工的体现,并且促进实现联合国宗旨。这项主动行动还以最明确无误的措词宣布该地区反对推翻合法政府,标志着在推动该地区民主化决心方面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我确信,这项主动行动必将对非洲大陆的民主前景产生持久和有益的影响。现在,该地区已采取自己的行动,安全理事会必须承担它在大湖地区维持国际和平与稳定的主要责任。

我现在谨提出两条在考虑安理会今后行动方向时应遵循的压倒一切的指导方针。首先,我们应该铭记,我们必须重视布隆迪局势的严重性和爆发性。我们的行动应该注重把引起连锁反应的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这种连锁反应可能非故意地使该局势演变成重大危机。第二,我们不能等待太久,因为这样会给布隆迪各方发出错误的信号。我们认为,必须使这些当事方不从事暴力活动、并致力于谈判解决冲突。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的方向应该是鼓励这些当事方毫不拖延地恢复政治对话进程,使布隆迪所有政治势力毫无例外和毫无先决条件地坐到一起。

在这方面,我们坚决支持前总统尼雷尔、各区域领导人和其他国际调解人为促进这一进程所作的努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考虑我们可以作出的每一项

选择。适当地平衡行动的必要性和行动的风险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也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另一方面,正如秘书长报告精辟地指出的,现在同样亟需在更大和更广的范围内制订应急规划。由于会员国的承诺不足,这种应急规划尚未充分发展,这是令人遗憾有。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应该怀着紧迫感,促进应急规划,将其作为我们行动计划的重要部分。尽管存在许多限制因素,秘书处迄今已为实现这个事业作出值得称赞的努力,我国代表团谨向秘书处表示赞赏。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国代表团谨指出,今天关于布隆迪的辩论是非常及时和适当的。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应该采取行动,有效地控制布隆迪危机局势。今天的辩论使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感到关注的国家的宝贵投入,这些投入可以用来调整我们的审议工作。我国代表团希望这次辩论将促使我们采取一系列行动,而这些行动将最好地符合布隆迪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利益。

马图谢夫斯基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由于波兰代表团加入了由爱尔兰代表以欧洲联盟名义所作的发言,因此,我仅简略地谈谈我国代表团感到极其重要的一些问题。

我们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样,对布隆迪局势感到严重关切。该国的前途遭到威胁,整个区域的和平与安全遭到威胁。这是确确实实的紧急状况。现在该是布隆迪各领导人寻求途径、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和安全的时候了。我们促请他们立即开始进行有实际意义的政治对话,对话必须触及冲突的根源,正如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正确指出,不可能以军事手段解决该冲突。布隆迪所有政治势力以及社会各部分都必须在谈判桌上有一席之地。

请允许我声明,波兰代表团支持各位区域领导人、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以及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他们在促进争取布隆迪政治解决办法过程中已表现出耐心和技能。我国代表团还谨宣布,支持美国特使和欧洲联盟特别代表的工作。我们希望布隆迪各方能够从这种形式的国际援助中获益。

我们促请布隆迪各位领导人宣布立即停火,结束该国不断发生的暴力行为。如同我们过去曾多次表示过的那样,请允许我对布隆迪人民深表同情和关怀,由于他们的领导人迄今尚不能对话,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布隆迪人道主义局势仍然使我们感到相当关注。冲突各方应该意识到他们对人民生命和福祉的责任。

这次辩论很重要。我们深信,在本会议厅所发表的观点将指导我们寻求对布隆迪局势作出最适当反应。

因德弗思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7月29日,安理会呼吁布琼布拉军事领导人,

“恢复宪政政府和程序,包括维持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和文职机构,并尊重人权”。(S/PRST/1996/32,第2段)

令人遗憾的是,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没有取得进展。布琼布拉“7.25”军事政变领袖没有采取任何明显步骤以恢复民主制度,而双方滥杀无辜的行为仍在继续。

秘书长最新报告令人吃惊地指出,布隆迪局势进一步恶化,文职和军事领袖们都未能解决其分歧,也未听进秘书长、安全理事会和许多世界领袖的明确警告。

美国支持该区域各国努力向政变领袖施压,我们首先要努力支持下述阿鲁沙目标:呼吁新政权立即无条件地与国内外所有方面进行谈判、恢复宪政秩序和合法性、恢复国民议会、解除对所有政党的禁令。我们还坚决支持这些国家宣布准备与联合国充分合作,争取采取措施,避免在布隆迪发生人道主义灾难。

阿鲁沙各国还对布隆迪实施了经济制裁。我们坚决支持这一步骤,并认为这表明,该区域各国决心实现我刚才提到的各项目标。我们还希望,这些制裁将使政变领袖们认识到,他们除了停止战斗和进行政治对话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如果这还不奏效,安全理事会愿意考虑到进一步采取行动,以促进停止敌对行动,或强迫停止敌对行动。这种行动可包括武器禁运或对宗派领袖进行有针对性的制裁,视情况而定。必须慎重实施所有制裁,以便可继续提供人道主义救济,使制裁不会伤害这个被危机摧残国家饱受苦难的无辜平民。当然,我们应该随时准备支持任何真正的和平

与对话机会。

必须对在联合国和区域两级进一步采取的措施进行慎重调整,以适应布隆迪事态的发展。布隆迪的命运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掌握在布隆迪人的手上。我们向现政权和布隆迪国内外的造反派发出非常强烈的信息,即:国际社会不能容忍种族灭绝行径以及这种行径对整个大湖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所有方面必须承诺停止敌对行动和进行对话,以实现持久停火、停止屠杀和全面政治解决办法。

秘书长报告正确指出,不能以军事手段解决布隆迪冲突。布隆迪各派必须克服他们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和恐惧,以便自己找到并建立有效的政治机制。

美国心怀感激地赞赏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所作的努力;秘书长特别代表法盖先生的工作;非洲统一组织及其秘书长萨利姆·萨利姆;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7月31日在阿鲁沙会晤的来自肯尼亚、卢旺达、坦桑尼亚、乌干达和扎伊尔的区域领袖,以及国际社会其他代表。他们坚持不懈地努力避免布隆迪局势进一步恶化。

秘书长报告指出,秘书处在继续促进应变规划,以便对布隆迪危机迅速作出人道主义反应。我们一方面继续最优先考虑促进通过政治对话实现和平解决,另一方面我国政府欢迎最后确立布隆迪紧急行动计划,该计划可以保证联合国各机构共同努力,在冲突严重升级时可以提供最大限度的紧急援助。美国一直与联合国秘书处紧密合作,进行双轨军事应变规划,美国继续促请其他国家政府支持这项努力。国际社会必须随时考虑到,在布隆迪最坏的情形可能会发生。国际社会必须避免卢旺达经历过的可怕局面重演。国际社会必须尽一切努力作好准备,以便在必要时可以采取行动。

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进一步采取行动。为此目的,我们本周将与安理会其他成员一起共同努力,制订一份决议,向布隆迪各派领袖发出明确无误和坦率的信息:立即停止屠杀,并立即开始对话。如果不能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及时取得进展,则很难采取行动,以避免人道主义危机。但如果取得进展,国际支持就会恢复。

洛佩斯·卡布拉尔先生(几内亚比绍)(以法语发言):令人遗憾的是,布隆迪最近

的历史使我们对各种问题以及民族和政治动乱习以为常。一个在人数上占少数的民族占据统治和优势地位，占人口多数的民族的造反，争夺政治权力的激烈斗争、冲突、对峙、大屠杀、宿怨等等，令人遗憾的是，30多年来，这些现象为出现非洲最惨烈的悲剧之一制造了条件。秘书长关于布隆迪局势的最新报告证实了这种灾难性的事态，并且令人遗憾地印证了这种总的观点。

今天，根据时代的普遍情绪和喜好，布隆迪可能得到我们的重视，使我们大惑不解、质问我们的良心或干脆与其他事情一样搁一边，因为有些人觉得这很乏味。

布隆迪人民应当得到安全理事会对其前途的关注，因为确实没有任何注定的命运会使他们无法充分和自由享有其未来，更不能阻挡他们逐步迈向民族团结与和平。

布隆迪今年7月25日的军事政变是一种暴力行径，它公然无视公认的立宪秩序，加快了暴力的循环上升并武断地篡夺了政治权力，有损于该国的民主、民族和解与和平。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趋于确认武力凌驾于选举之上的非法行径。它必须受到反对，尤其是毫不含糊的谴责。

布隆迪人民同时是两个阵营实行极端主义的难以置信的见证人和无辜受害者，他们现在陷入了残酷的暴力循环。曾经艰难建立的平衡遭到了破坏。世代压抑的仇恨所助长的暴力现在迸发了，难以平息。

两族都深信，不掌权就会危及其生存，这种信念加剧了布隆迪的冲突。很显然，这种冲突不适于由外部强加一种现成的或不那么现成的解决办法。我们必须找出可以促进两族即胡图族和图西族分享权力的那种政治机制。我们必须平息彼此之间的忧虑，促进相互信任。

1994年的治国公约曾是布隆迪政治舞台绝大多数角色都确实可以信任和接受的唯一法律框架，突然破坏该公约可能再次引起暴力死灰复燃，可能加剧和延长布隆迪人民的苦难。

安全理事会不能宽容使用武力解决布隆迪局势。布隆迪军队及其领导人必须尊

重由此产生的宪法合法性和立宪体制。枪炮必须停火并让位于对话。

的确,我们认为,民族和解是建立和巩固布隆迪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几内亚比绍急迫呼吁我们的布隆迪兄弟姐妹最终把其政治信仰、种族背景和意识形态倾向抛在一边,真诚、勇敢和迅速地着手进行开诚布公和建设性的对话,以便创造一种有助于全国境内和平与安全的信任、承认和相互尊重的气氛。

布隆迪人民期待我们的是什么?此时此地我们可以共同承诺做些什么才能有助于使布隆迪军队回到军营并在布隆迪迎来多元化民主?在今年7月25日的政变后我们怎样才能促进恢复立宪合法性?我们有何种手段奉劝--我的意思是迫使--现军事政权遵守民主游戏的规则?最后,布隆迪邻国对其制裁的宗旨和范围是什么?

应该在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主持下进行的姆万扎会谈的构架内鼓励恢复对话和谈判。对我们来说,布隆迪邻国有选择、有目标和有时限地制裁应对政变负责者及其支持者似乎会加快这一进程。如果国际社会其它国家原则上都支持制裁,如果在制裁的同时采取措施限制其给社会造成的代价,则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我们各国的单独或集体行动都必须遵循这个逻辑,并应有助于恢复布隆迪的真正法制与和平。

我国代表团认为,应该继续进行人道主义行动。同样,现在就必须开始研究一旦和平、民族和解、民主和严格尊重人权在布隆迪所有公民的思想和行动上确立并最终取得胜利后恢复发展援助的所有必要方法,布隆迪人民终将团结起来,结合成统一的统一国家。

马丁内斯·布兰科先生(洪都拉斯)(以西班牙语发言):洪都拉斯极为关切地注视着布隆迪的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因今年7月25日的政变和这种局面的持续存在给大湖区域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而不断恶化。

洪都拉斯代表团认为,在恢复立宪秩序,并且各方开始进行必要的政治对话,争取局势的全面解决之前种族暴力、布隆迪人民的痛苦以及难民外流将继续存在,对整个区域稳定产生影响。

因此,我国代表团紧迫吁请布隆迪各方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促进相互信任,并为和平与民族和解创造条件。我们敦促它们毫不拖延地找到适当的政治机制,使满意解决危机成为可能,它所基于的谅解是,只有规定胡图多数人和图西少数人如何分享政府的广泛和永久的政治解决,才能构成在布隆迪人中建立和平与和睦,使布隆迪重返民主道路并使之有可能为促进该国重建、发展和稳定进行国际合作的关键因素。只有通过对话才能达成民主和体制共识,帮助布隆迪人民实现和平、安全与安宁。

我们的理解是,在目前情况下,在布隆迪促进基础广泛的政治对话是一项棘手的任务。为此,安理会对在姆万扎和平进程主持下恢复对话与谈判能够给予的支持十分重要,同样安理会对前总统尼雷尔促进政治解决危机的努力能够给予的支持也十分重要。我们还认为,安理会对旨在帮助和平解决布隆迪局势所作的区域努力和所采取的主动行动,特别是在阿鲁沙第二次首脑会议上所作出的决定能够给予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我国代表团知道,目前的布隆迪局势危及大湖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布隆迪的暴力仍有升级的可能,有可能成为区域范围的暴力。为此,我们承认各种区域和国际主动行动,特别是非洲统一组织的主动行动和前总统尼雷尔为和平解决布隆迪危机所作努力的重要性。

关于人道主义的局势,我们相信,如果不终止种族暴力、终止惩罚的气氛以及对人权的侵犯,种族灭绝的可能性将会继续在布隆迪存在。因此,我们认为,在致力于建立布隆迪各派间对话的同时,必需继续从事紧急规划,以便在一旦出现暴力蔓延,或国家局势恶化时,得以迅速进行人道主义的应急工作。

我国代表团认为布隆迪人自己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并克服争取和平与民族和解的障碍。当前的最重要的任务是迅速回到宪法的秩序上,以及通过和平的手段解决分歧。我们再次呼吁毫不延误地组织对话,只有把布隆迪所有政治力量集聚在一起举行对话才能实现民主和体制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这是寻求永久解决危机的唯一现实道路。

阿卜杜勒·阿齐兹先生(埃及):(以阿拉伯文发言):埃及以深切的关怀和不安注视着7月25日以来布隆迪局势的发展以及邻近非洲国家的反应。我们这样做不仅是因为布隆迪局势对于非洲大陆这一重要分区域的稳定具有潜在的影响,而且还因为布隆迪武装部队夺取政权的行动,以及新总统的设立实际上是对于阿鲁沙首脑会议一致同意的安排采取先发制人的行为。根据阿鲁沙会议的安排,已经派出了一支非洲多国部队,以实施布隆迪的安全和稳定。这一概念最初由布隆迪政府提出,随后在雅温得由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同意。

布隆迪事态的发展中最严重的是大赦国际所叙述的种族杀戮和屠杀的行为。根据大赦国际的记录,在基特加省有4000多名手无寸铁的平民遭到杀害。这证明如果要兼顾多数社团和少数社团的权利,那么除了采取分享权力的政治公式外,别无它法。与此同时,还应从1994年《施政公约》的缺点中吸取教训。

事情已经相当清楚,布隆迪各派之间的冲突是不能由他们自己达成协议的,他们的确需要外来的帮助。因此,埃及赞同由邻国作出努力,取得危机的和平解决。事实上,这些国家对问题的根源和范围具有更多的了解。无论如何,最终忍受危机扩散的后果和危险的正是这些国家。此外,这种努力可以补充尼雷尔前总统和其他调解人的调解努力。

同样,埃及赞同非洲统一组织的努力和立场。三年多前,非统组织向布隆迪派出了观察团,它是第一个在布隆迪解决危机的机构。

埃及认为,应立即采取以下几项措施,以便恢复布隆迪的宪法的合法性和秩序。这些措施是:解除对一切政党的禁令、恢复国民议会、根据尼雷尔总统调解努力的精神,在各政党和各军事力量之间开展公事公办和无条件的协商、保证前政府成员的安全、立即停止一切暴力行动、保证将人道主义援助运送到布隆迪各地有此需要的目标人群手中、保证区域和国际人道主义机构人员的安全。

埃及同意以下意见,即:排除进一步进行种族屠杀的可能性将是十分错误的。因此我们认为继续进行紧急规划,以便在国际社会不得不进行干预以挽救无辜的生命

时,能迅速地从事人道主义应急工作。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感到,关于实体定义的分歧的确会使人误解此种努力的严重性。今后在解决此类复杂危机时,必须避免。

我们诚恳地希望布隆迪冲突的各方能够克服心理障碍,认识到强行推行对另一方不公平的局势是不能得逞的。布隆迪公民必须将遥远过去发生的和现在发生的悲惨事件放在一边,开始以相互信任代替猜疑和恐惧。我们希望现政府能认识到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期望。对此,我们希望最近比尤亚少校和尼雷尔总统之间的会晤能被证明为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埃及认为如果不充分考虑非洲大湖分区域的问题的区域性质,就不会有助于取得有效的解决。我们希望国际社会、非洲邻国和国际调解人员能继续努力,为召开大湖区域的安全和发展的区域性会议铺平道路。掌握时机和作好准备工作是取得有效成果的两个关键因素。显然,这次会议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参加者对持久政治解决布隆迪问题是不是具有真正的愿望。

最后,埃及代表团愿借此机会对秘书长和他的助手,特别是他派驻布隆迪的特别代表,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

戈默索尔先生(联合王国):我们在这里讨论布隆迪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自从上一次讨论以来的新发展是:反对该国宪法政府的政变,还有,我们希望,该区域对局势的应急措施以及恢复政治和宪法秩序的决心比以前加强。没有发生变化的是:正如秘书长报告所说明的,布隆迪人对自己同胞所采取的骇人听闻的暴力行为仍在继续。

我们同意秘书长的结论,即:布隆迪的冲突不易取得军事解决,国际社会必须继续集中努力把各方带到一起来,终止战斗、恢复合法政府、实现布隆迪的持久民族和解。

我国政府对布隆迪邻国的领导人在阿鲁沙所提出的倡议,特别是前总统尼雷尔的调解努力,表示欢迎及充分支持。我们欢迎区域对7月25日布隆迪发生的非宪法的改变政府事件所采取的原则做法。我们还和他们一样,决心敦促恢复宪法秩序和举

行协商解决,以终止长期的冲突。我们欢迎非洲的带头作用,同时也相信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也须发挥重大作用。

安理会面前有一份决议草案。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协调区域和广泛国际社会应急工作的重要工具。我们支持阿鲁沙关于经济制裁的决定,但是我们也同意秘书长关于制裁可能对人道主义物资和人员产生后果的关切。应该允许人道主义机构无限制地接触有需要的人,并且必须能够在充分安全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因此我们欢迎区域领导人关于在内罗毕建立区域协调委员会的决定,以及关于人道主义物资予以通行的保证。我们号召布隆迪的各方停止攻击援助工作人员,并保证他们得以在安全的条件下工作。

我们还感到需要在布隆迪进驻观察员。我们对现在在那里的小组,对他们至今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们在艰苦环境下所表现的勇气表示赞赏。

自7月25日以来,布约亚少校公开作了很多许诺,他也采取了一些控制军队的行动,这些行动可能是积极的。同时清楚的是,压迫行动继续存在,他的关于在长期过渡时期之后恢复宪法政府的建议迄今没有得到全国协商一致意见的支持。他必须对区域社会的关切作出反应。我们欢迎他公开表示愿意开始对话,并且会晤了前总统尼雷尔。我们同样呼吁其它冲突各方承诺早日举行各派会谈。

各方必须现在同意立即停火并开始严肃的谈判。如果宣布停火,我们愿向区域性努力提供切实可行的援助以保证所有布隆迪人得到充分安全。一旦实现了持久性解决,我们愿促进国际努力,恢复布隆迪经济以支持这种解决。

虽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实现解决上是正确的,但我们也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即应继续制定应急计划,以防区域性和国际努力不足以避免布隆迪发生人道主义灾难。

最后,结束屠杀的责任在于布隆迪领导人,布隆迪以外的各派别,它们必须现在采取行动,使真正的政治对话能够开始。我们鼓励该国目前执政者为其国家利益行事,其方法是与其它团体达成协议,并抓住阿鲁沙进程提供的机会以开始完成艰苦,但从长远来说,无法逃避的任务:根据得到尽可能最广泛的支持的宪章重建一个单一

国家。

何亚非先生(中国):我们欢迎安理会就布隆迪局势举行公开辩论,相信这将有助于国际社会就如何妥善解决布隆迪问题达成共识。

我们认为,解决布隆迪问题的关键,在于布隆迪两族实现民族和解与和平共处、分享国家权力;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布隆迪各派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无条件地开展对话和谈判,以寻求实现国家持久和平、稳定与安全的政治解决办法。我们相信,国际社会各方解决布隆迪问题所作的努力,也应着眼于此。安理会在布隆迪问题上的当务之急则努力促使布隆迪各派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放弃武力解决办法,真正投入和平谈判。

我们赞同秘书长关于布隆迪问题不可诉诸军事办法、而应寻求政治解决的观点。布隆迪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要彻底解决并非易事。但我们认为,布隆迪问题必须彻底解决,也能够彻底解决。这不仅有利于布隆迪人民,也有利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们认为布隆迪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布隆迪人民自己。布隆迪人民已备受动乱、冲突之苦,人心思定。我们强烈敦促布隆迪各派领导人从人民的愿望和国家的利益出发,摒弃暴力冲突,致力于政治对话;摒弃种族仇视,致力于民族和解;摒弃党派之争,致力于国家利益。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任何有利于布隆迪和平与稳定的措施。

我们对一段时期以来非洲国家、特别是布隆迪邻国为解决布隆迪问题所作的努力表示理解。在这里,我们特别要对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先生阁下为斡旋布隆迪危机所作的不懈努力表示赞赏。中国政府曾为尼雷尔总统解决布隆迪问题的活动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今后,我们还将继续给予各方面的支持。我们希望布隆迪各主能与尼雷尔总统密切合作,力争使国家早日走上和平、民主、团结、复兴的轨道。

中国政府一直十分关心非洲人民的命运。我们对布隆迪人民长期蒙受战乱和贫穷的痛苦深表同情。我们希望这些痛苦能很快成为历史,布隆迪人民能尽早过上幸

福、安康的生活。我们将与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此作出自己的努力。

费多托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不止一次地对布隆迪的悲惨事件深表关切。迄今持续三年之久并伴随着血腥族裔冲突的严重政治危机已经使成千上万人丧生,并且造成了大批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正在那里形成,有可能使这个已经不安的非洲地区不稳定。安全理事会在整个布隆迪危机中十分注意探讨处理该危机的方式和手段。我们希望今天的正式会议将进一步推动朝这一方向进行努力。俄罗斯代表团坚信,布隆迪问题不能用军事手段或政变来解决。我们认为,确保在该国恢复宪法形式的统治是重要的,这不仅出于原则原因,而且是为了提供恢复布隆迪人之间对话的必要条件。我们认为应该明确地优先考虑政治方法。

现在的主要事情是防止最糟糕的事态发展——即爆发血腥暴力——迫使布隆迪领导人坐到谈判桌旁,确保持久的停火,并迅速、无条件地组织各政治力量代表无例外地参加会谈。

国际社会和各派信赖的调停人的任务是促进这种精心制定和十分平衡的决定,一方面消除另一个流血和种族灭绝浪潮的威胁,另一方面使布隆迪冲突各方走上设立为所有布隆迪人提供适当安全的政治机制的道路。不然的话,我们认为将不可能使局势真正正常化,并且建立持久性和平和协议。在这方面,我们一向欢迎并支持该分区域各国的努力,这些努力已证明是解决方法中的关键因素。这些国家表明非洲国家日益决心真诚地努力,在其后院消除内战和族裔间冲突的危险温床。我们还十分尊重它们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的对布隆迪施加压力,包括实行制裁的决定。

我们还重视布隆迪邻国的愿望,即应考虑到这类步骤对普通布隆迪人的明显后果,并使国际社会提供人道主义努力成为可能,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必需保证适当遵守制裁的人道主义标准,为布隆迪广大人民已是可悲的状况尽量减轻不利影响,他们被一场旷日持久、流血成河的冲突折磨得筋疲力尽。

制裁的开始和结束应该有明确的标准和时间框架,并且它们首先应针对该国内

和该国外的极端主义势力，--那些反对终止暴力、妨碍严肃的谈判进程的势力。这些压力能够产生预期的政治效果，只要它们在性质上有明确选择性，并只要它们被灵活运用，适应布隆迪内政的动态，包括各派的具体行动。

在这儿我们相信最有效的步骤是对所有布隆迪对抗各派实行武器禁运，冻结他们在外国银行里的资产，采用其它可能的限制，涉及极端主义头目的个人利益，直至他们结束暴力、签定持久的和平协议。

极其重要的是压力战术应该继以一个向所有极端主义武装力量发出的清晰信号，表明如果暴力行动扩散开来、如果一种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即将来临，国际社会将被迫采取相应行动。我们相信联合国秘书处应当加强其努力，为该人道主义行动提供预先计划，考虑到所有的可能局面。

我们同样相信在适当的时候向布隆迪派遣一个安全理事会特派团对彻底评估局势，对鼓动冲突各方在和平进程中争取进展从而达到影响他们，将会是非常有用的。

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知道它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因此，它将与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一道理所当然地参与国际社会所作的努力，使布隆迪局势正常化，使暴力扩散得到阻止，并保证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公认的准则得到严格的遵循。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将以德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首先，我想指出，德国完全支持爱尔兰代表以欧洲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布隆迪局势仍然是我们深为关注的事情。我们尤其对屠杀平民的消息深感不安，这种屠杀在布隆迪似乎有增无减。布隆迪国内的暴力必须停止。我们同样关注布隆迪国内危机对已是动荡不安的大湖地区的和平和安全所产生的影响。

秘书长在他的近期报告中已经强调，布隆迪的冲突不适于军事解决。我们赞同该观点。我们怀着兴趣注意到最近有布隆迪政治和派系的领导人作出相应表示的迹象。

德国认为毫不迟缓地组织一场对话至为关键，无例外地把所有的布隆迪政治力

量,包括平民社会的代表,聚集起来,以便找到解决布隆迪危机的协商一致办法,确保所有人的安全。

在这方面,我们愿意表示我们对地区领导人为协调寻找布隆迪危机政治解决所作努力的支持,特别是对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所作努力的支持。我们尤其支持他们吁请布琼布拉当局立即恢复全民大会,解除对各政党的禁令,并与冲突各方进行谈判。

我们也想借此机会重申,我们重视立即及圆满地解决要求我国和其它在布琼布拉的外国使团庇护的人员情况。

区域领导人们实行的制裁,正如秘书长所说,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惩罚的工具。它们是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另一方面,它们不应被允许加重受苦难的布隆迪人民的痛苦。我们因此欢迎为了人道主义目的制定具体制裁例外的努力。

我们欢迎国际调查委员会关于1993年10月21日布隆迪总统遇刺以及随后发生的大屠杀的最后报告最近发表。我们希望它对控制布隆迪肆无忌惮的现状有所贡献,该现状在秘书长最近报告中被描绘成毒害人际关系并使所有解除该国混乱的主动行动陷于瘫痪。我也要重申我们重视在该国尽早重新布署人权观察员,他们到目前为止由欧洲委员会的捐款资助。

德国在过去曾在双边及多边对改进布隆迪人道主义形势,对改进大湖地区的布隆迪难民情况作出重大贡献。它随时准备着支持布隆迪进一步的恢复行动,只要所必需的民族和解开始。

安全理事会目前正处理布隆迪局势。德国代表团将继续对起草安全理事会布隆迪决议作出建设性的贡献。我们希望随着我们看见地面局势发展有所转机,将没有必要讨论安全理事会进一步采取措施。

我现在恢复我作为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的理解是布隆迪代表要求发言。

我现在请他发言。

恩桑泽先生(布隆迪)(以法语发言): 我很清楚时间已晚,因此我的发言将会很

简短。我只想向安全理事会保证，布隆迪当局有充分的准备与所有声称有权益的团体和派别进行对话。安全理事会因此应该考虑新政权的这种庄重的誓言。

其次，应该指出的是，秘书长总体上反映出不幸现实的报告倾向于强调7月25日前普遍存在的局势。该报告如果增新内容，以包含大屠杀就更为有用。

今天，局面已远远不是象许多发言者所描绘和陈述的那样可怕惊人。

在这方面，政府于8月23日星期五发表了一项声明，促请整个国际社会、首先是大赦国际，立即开始由大赦国际在布隆迪的代表对这一重大指控进行调查。今天，我收到布隆迪政府送交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信函的复印件，其中请他们增加人权观察员数目，“以面对三年来针对无辜平民犯下的各种致命的暴力行为”，因为现政府坚定地决心采取一切适当的预防性和镇压性措施，尽快结束暴力循环。实际上，它意在确保对布隆迪所有人的**人权、健全和安全的永久尊重**。主席先生，在正式向你或你的继任者几内亚比绍大使转交该文件之前，我现在谨向你转达这一内容。

对于交付给前总统尼雷尔的使命，一些知名同事常常关注为某些想法辩护。然而，在任何外部政治干预之前，我们从一开始也就强调新政权敦促尼雷尔总统重启谈判并把与冲突有关的各团体和各方聚集在一起。在这方面，我谨向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保证，现政权没有乞求，也没有屈服于压力。它完全打算遵照这一规则。

最后，我们可以援引一位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的一个概念，主席先生，他是你的同胞。他说——我不是原文引用，但我认为是正确的引用——“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这一引用是针对某些同事和某些发言者的，他们可能以与实际事态不相称的方式；用批评的口吻发言，或许没有考虑到其自己国家的历史。但正如我们有机会指出的那样，布隆迪肯定将能够重启真正和可靠的民主进程。

主席(以英语发言)：没有其他人要发言了。

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该议程项目的下次会议，将在与安理会各成员的磋商中决定。

下午2时15分散会